

● 首屆茅盾文學獎
獲獎作品 ●

冬 天 里 的 春 天

作者：李國文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冬天里的春天

李国文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装帖设计:柳成荫

冬天里的春天

李国文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黑龙江友谊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印张 960千字

1996年12月第11次印刷 印数:10000册

ISBN7—207—03279—X/I·535

定价:23.80元

内容说明

“抽刀断水水更流，”历史，也是同样，很难截然分开。任何成败得失，善恶真伪，都为他们自身发展变化的过程。《冬天里春天》正是通过主人公于而龙一生的遭遇和他一家人的命运，写出了他和他的对手王纬宇整整四十年生死搏斗的全过程。而近十年血淋淋的白刃战，正是历史的必然的结局。

冬天是寒冷的。但是心和群众跳在一起。就会感到地下春天的温暖。相反，无论假恶丑怎样来赫强大。不可一世，怎样变化面孔以适应气候。最终逃不脱有的唾弃。历史的审判。

春天，在人民的心里。

写在诗弦上的小说

——再版代序

周良沛

我们处在破除迷信的时代。

我们又是需要权威的时代。

每个往前勇进的时代，风云变幻，雷霆交响，大风大浪中，总要确定舵手的权威。那是真正的权威，却不是救世主。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过去和现在，既有一些线把它划成许多阶段，又有一条切不断的线把它联在一起。

李国文同志的《冬天里的春天》问世一年多，在广大读者与评论工作者中引起了反响。也有人问道：“这是描写历史的长篇？还是反映现实的小说？”

描写历史的长篇又怎样？反映现实的小说又怎样呢？

每当历史的转折时期，当两种命运、两种力量在较量、决战的时刻，诗人鼓动性的诗句，会象一把火似地把人们的心灵燃烧起来，他们复诵诗句，似背负历史的使命从广场，从战地工事冲闯出来。小说，尤其长篇小说这种文迷样式，大概是不能追求到这种效果的。文不审能丰富，净化生活的，又是从生活种子破土的生命，从这个情况看，不论反映得如何及时，也不得落后于生活，就是最快的新闻电讯也只能这样。何况一部艺术品，作家的生活只积累与艺术才能总得通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才能与成作品。若是，生活一旦经过作家提炼成真正的文学表现出来，那生活也就以它鲜活活的生命在文学里，活在读者心里。无论多美好的时光，多么伟大的事情，人物，都会随着时光的消逝而消逝的；若是雕铸成艺术形象，那又是不朽的艺术，它们也就在艺术中永不消逝。

我们经历过一场浩劫，它留下的后遗症有时还见发作。因此，前两年出现的“伤痕文学”我们还无法把它描写的生活看作与今日是有多远距离的历史。文学，既不能对这段历史的反映留个空白，叫后人忘记这场灾难的教训，在看到血淋淋的“伤痕文学”成为我闪文学和生活的伤痕时，人们也就要求作家不是去反映伤痕而是要反思伤痕了。

就是在那场浩劫之中，记得也有抛邮得非常及时，吹捧制造那场灾难的瘟神的作品。把一要毁灭文化的“旗手”，当作我们真正的文化旗手——鲁迅先生的接力者来歌颂。对历史（在当进，应指现实）的篡改（写），对是非的颠倒，是不可容忍的。若它出现得及时，消逝得及时是活该，那它作为作者的无

耻的铁证也消逝得那么快，就令人遗憾了。而鲁迅先生当年写他同代人的故事，过半个多世纪后，已是新文学中的经典著作了。先生的《阿Q正传》中的阿Q精神，今日不仅在左右还可发现，有时甚至在我们自己身上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作品，它比那些为我们提供对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具有认识作用的古典作品，有着更强大的生命力。

每个时代，人们都有希望作家及时，热情反映现实生活，并具有鼓舞作用的作品的。可是，能给人力量，又具有艺术魅力的真正的文学，却不取决于它是反映现实生活还是历史题材。

而这部《冬天里的春天》，我们评价它时，自然不能着眼于它是写现实还是历史，但是，它又究竟是写现实还历史呢？

这部近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的主人公于而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一个大型军工动力工厂的党委书记兼厂长。这位在抗日战争年代的石湖游击支队的队长，经过十年浩劫的忧患之后，又来到当年打游击的潮阳地区，来为当年在战争中牺牲的结发妻子芦花多年不明的死因揭变。妻子是他的战友、游击队的指导员，对亡妻之情使他不查清此案无法告慰先烈；对人民的忠诚使他不查出叛徒消除隐患，又怎对养育自己的人民？家忧即国忧，个人与人民，在此时已溶为一体，个人强烈的所爱所憎，其丰富的思想内涵，远非用个人的思想所能说明了。

就在于而龙回到石湖这两夜，他感到周围明显是活动着一种力量，为他查明芦花的死因设置了重重障碍。由于当年的叛徒，又是今日他地那场浩劫中的对手，于是，历史和现实在对照印证这人的罪行，在表明对这人复杂而持续的斗争过程时，今与昔的故事就一并在读者眼前活动起来；故事也横跨四十年时空交错、起伏，一澜推一澜地在读者面前呈现出雄奇而悲壮、惊心又动魄的史诗画面。

无论在历史上，在现实中，使于而龙得以摆脱种种困境以至绝境，始终如得水之鱼悠游自如，几死又能几生的，都是人民群众，是当年石湖地区的“候补游击队员”。作家借游击队在苇丛宿营时说了这么一句话：

冷哪！尽管那不是冬天，却比冬天还冷；直到后来，他们才悟过这个道理来，把心和老百姓贴在一起。才明白真正的春天。是在人民群众中间。

作家在这里写现实。写历史，都是颂人民！
人民是历史的见证人。是评说它的绝对权威！
无论今惜，都是人民产沉浮。

我们尽管可以从小说主人公活动的时代背景划出小说写现实可靠写历史的界线。通篇歌唱人民的热情与今昔一血脉相通的情节。却不能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一道线把它划开。马克思在《路易·波拿马正变记》人段名言：

……使死者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是为了回避在现实在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亡灵重新游荡起来。

从某种意义上讲。小说使芦花复生。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但是，从构成小说的情节来看，她几乎等于一们解决现实问题的当事者。是最有权威的见证与裁决者。从理清故事发生的时序看。她是一位长眠于地下的先烈。从作家直接给我们展示的形象看。这位被十五块钱卖去当包身工的。人贩子见她将死而投葬进石湖的女子。被渔家于而龙一家救起之后。按照长者之意，愿她作长子大龙的童养媳。她与大龙有很深的阶级情。她爱的却是他的兄弟而(二)龙。不论周围有什么非议。甚至是游击队领导上的劝阻。她都是热烈地。不顾一切地要和于而龙结合。是解放的时代的解放的个性在游击队里。出生入错，刀枪中来去。她抓到那以叛逆豪门投奔到我们后又与豪门藕断丝连的王纬宇。与他哥哥又在暗中勾结时，她怒不可遏地面斥王纬宇时，就把一个包袱掷地震响地扔在他面前。包袱里还是在冒着热气的。他哥哥的头颅。真是一位女中丈夫，巾帼英雄气概的时代。

小说创造的这个人物形象，可以看作石湖儿女在艰难的岁月以自身的一腔热血，为作家提供一个艺术典型；

小说情节的安排。使芦花的形象构成了把今昔拧在一道的中心环节。

她那样谜似的死因，不是切断历史，却成了解开今日一个关键问题的钥匙。

从现实看历史，历史是现实的根。从历史看现实。它是自己一道延的线，没有现实是历史的重演，两者却有惊人的相似，有时也不免难分难解，重要的，还是需要深思历史，又深思现实！

小说通篇是将今昔之事交叉穿插来写，就是主人公身边的一声一响，作家都引向今昔的对比。当写到于而龙快要到陈庄，苇空飘来高音喇叭广播的歌曲时写道：“过去打游击的时候，是凭鸡叫狗咬，来判断村庄的远近。如今，广播喇叭却是最忠实的向导。”之后，就反复出现那近乎“样板歌”里的王小义与买买提的叫声，它令人厌烦地想起那个年代那种令人厌烦的声音。当写到于而龙当年化装混在赶集的人群中进城，敌人把城关包围后，同志要他裹在赶集的群众里，混着冲出包围圈。“不”于而龙拒绝了。“他马上相起那几百几千赶集的乡亲，在围猎者和逃亡者之间，会陷入什么样的境地？子弹是不长眼的，共产党人怎么能拿人民群众为自己搪灾。所以后来他在银幕上，看到那些游击队，或者地下工作者，在熙来攘往的闹市人群里，制造事端，搞成一片混乱，然后趁机遁走的镜头，就不禁思索：倘不是他们共产党的气味少一些，就是我身上那种要不得的人道主义多一些……”，乍一看来，似乎是对今日某些脱离生活的艺术扫了一笔，而这艺术中少了一些“共产党的气味”的人生，在今日某些人身上又是多么顽固而危险的政治病症啊！无怪对于而

龙有救命之恩的老淋嫂(水生娘)议到某些人今日手上有权可以一手遮天,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时对于二龙讲:

“我不是说了吗,要是如今鬼子来,你看我还掩护他不?”

于而龙说:“汪会的,到时候你又心软了。”

“倒说不定,水生讲的也对:鬼子一来,又要靠老百姓啦!……”

老林嫂明白这种人与自己“原本不是一条船上的人”。可是对更多在同一条船上,不是背叛人,群众观点却愈来愈淡漠的人,也一定要等到“鬼子一来”,才晓得“又要靠老百姓”者,照此发展下去,就不知是否由于历史的误会才有他过去与人民同生死的经历,还是为了嘲弄历史今日才高高在上当老爷!

人民,不可欺不可侮,也不有疏,一个封建的臣僚都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难道不应该想得更深一点?

二

今日在甲子左右的人,此生所遇,最艰难,最严酷的日子,怕就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与十看浩劫了。国文在《冬天里的春天》里,主人公于而龙的人物性格就是在这两个物定的历史时期的民族、它总是与诗有所不同才叫作小说的。屈原的《离骚》也是揭示诗人与昏浊的朝廷的矛盾才迸发出不可收拾的诗情。可是在一般情况下,却不一定需要揭示什么矛盾也可以抒情成篇。小说中人物,要是见面都在“今天天气很好,哈哈哈哈哈”之中,在近乎交似的活动,人物的内心世界全给表面的礼仪客套遮住时,怕是很难刻划出人物来的。这点,它和戏剧不认表现方式有多么不同,还是有它相通之处。于而龙在开国后的十七年的经历作家放下不提,集中写他这两个时期的自觉自愿,怕也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这个人物的塑,无论有什么不足之处,他出现在我们面前,总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刻,真枪真刀地斗争,才感到他肝胆相照,有血有肉。

虽然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与诗又本应不同,可是国文几乎又是用抒情诗的陈述方式来展开他的小说的。形式上的第三人称的叙事,实际上是第一人称的叙情。建造这样一座巨型的艺术大厦,其栋梁——一组人民群众的英雄塑像,我们都是通过于而龙传奇式和经历才看到,认识的。作者通过城而龙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他所认识的真理,人民,也认识到他的认识过程。

有人讲,作品中于菱的女朋友柳娟等人的形象更有艺术光彩。由于于而龙在作品中的地位(我想是指他在故事情节的开展中的主导作用),才需要重视一形象的价值。这也是一家之言吧,需要审慎地研究。艺术典型的创造与评价,本来也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作为一个读者的直感,我还是感到于而龙是这些年的文学作品中所出现的最真实的高干形象之一。前些年,由

于庸俗社会学的泛滥，高干在文学的描写中只能作为党的形象的当然代表。作家一写到这种人物就得考虑到那是在写党，自然很难下笔。党的光荣、正确、伟大都体现在这个人物身上，每一笔又得愁虑是否有损人物的光荣、正确、伟大，作家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进行艺术创作，自然很谈什么艺术，谈什么艺术的真实性。国文塑造的于而龙不然，我们可以用更高的要求评论其中的艺术，却无法否认作家为我们眼前出现时，为了抵偿旧债，吞下砒霜酒凿冰下湖捉红荷苞鲤，鲤鱼到手抵不了债，砒霜发作被赵亮救活，到他四十年后回石湖在沙洲密林里面地对着杀人犯王纬宇，让我们看到的，都是一条铁铮铮的，嫉恶如仇的好汉，他是英雄，却汪是神；他为英雄可敬可亲，终于不可能是完人而有的人的弱点。他没有忘本，当了“官”还把老林嫂接到城里去住，可是这位石湖的基本群众却感到跟他“讲究”不来（吃饭还得用两又筷子）而格格入要还回到穷乡；他重返石湖看到群众的生活改善不大，想到自己家里添置的吸尘器才发现双方的生活水准相距一个世纪之远，而为此痛心；当他为老迟替他送发制止捣鼓掉电子计算机的急电而要给钱时，小说这样写道：“老迟站住，回过身惊诧地看着他。他后悔了，钱？有些东西不是拿钱可以买来的，譬如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和商品交换毫不相干的。——呵！老迟，我的兄弟，对不起，我把你侮辱了，……你唾我吧！唾我这生锈的脑袋瓜吧！”随着也就有段精彩的议论：

无论什么时候；共产党也得靠人民，就如同鱼和水一样，水没有鱼照样流，鱼没有水，可活不成。只有那些老爷，和存心要祸害党的败类，才把党变成救世主，人民得看它的脸色行事，得靠它的慈悲恩赐生活。……那样的老爷，那样的败类，早早晚晚在垮台的。

小说里的人物要没有行动诉诸于形象，是表达不了任何思想的；可是作家用这样的思想强光照彻作品中的人事时，阅读得到艺术感受也为之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国文原来是学戏剧的，写小说算来余之作，算半路出家。他这长篇，鸟瞰它整体的布局，情节上各种的巧合，结构上各色人事对比、相衬成巧的撮合，是很戏剧化，似乎是部剧本式的小说，可是分散为许多章节、细部，又以描写的具体、真实，感到很生活化。几乎难以判明：这是作品的长处还是缺点？当中常有出不意的情节峰突起，历史与现实惊人的相似又逼人沉思，要理清故事的原委顺序讲出，也是很难的事，更不是用少量篇幅可以说清的。但在四十年间，跟于而龙斗的对手，不论今与昔，都是王纬宇。小说是在非常广阔的时代背景上展开，艺术上却集中在这两个人的纠葛上发展。

前几年，我们的孩子看戏看电影每见舞台银幕出现一个新的角色就认真地问：“这是好人还是坏人？”人们也把这当作对文艺帮腔帮气的嘲弄，也是作品人物脸谱化带孩子看事简单化的流毒。似乎是笑话，可不能看作

为笑话。可是，这部小说中的王纬宇既不是脸谱化的人物，偏偏又让人第一眼就看出他是个坏蛋。可是，见他真真假假时不知该怎么识真假，又他搞阴谋诡计又逮不住尾巴，于是，也就不得不让人随着小说的展开跟作家一道去追踪，查实他的劣迹，罪得。台上一眼被人识出的坏人常常是被人一眼把戏全看穿，这里的王纬宇正是让人一眼认了他是坏人后，作家才挑起许多戏剧性的悬念，想看它个究竟。这点倒不能不承认是作家的功夫，是剧作家写小说所擅长的功夫。

作为全书中心的反面人物王纬宇，他是因为封建包办的婚姻而与地主家庭出分歧而投奔游击队的。就在那个时代是毫不足怪的现象。可是一写到他与家里暗通消息，想搞垮游击队，他似乎又象个暗藏的敌人了。国文写下这么一部巨型的长篇，笔墨纵横挥洒，确实表现也令人羡慕的艺术自信，有时又很容易外露出诗人的气质。这种诗的激情可以看作全书将众多人物，事件结构成一个整体的结合剂，产生了特殊的艺术效果。但是，作家的爱憎完全利用诗歌直抒胸臆的方式来抑扬小说里的人物时，诗歌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允许的某种程度上裂缝，我想在同一个地方的每个行动的具体细节，毫无夸张，讽刺的笔调，形象而真实。但作家强烈的爱憎又逼使他唯恐读者不能透视王纬宇五毒俱全的面貌，对这个人物在总体设计上，有的地方就显得有点漫画化。把各种丑事集中到他身上来写，是艺术的集中概括所需的，他不是不坏，正是非一般坏，狡猾厉害得不会轻易授人以柄，所以作家写到他奸污亲生女儿之类情节，对这么一个具体的人物形象来讲，在这些地方，就不象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但是，作家把王纬宇形形色色的花招，作为时代的产物和整个社会的现象来表现，这一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又是颇深刻的。于是，不仅是这形象本身是复杂的，就是对这形象的创造，也是同样复杂的艺术现象。

作家对他有这么一段描写：“他太善于变了，有时候紧盯着他，到底想弄个明白，也是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弄不准究竟是什么色彩。他在拥护你的时候，留下不赞成的因素，而在反对你的时候，又使你感到支持和同情的温暖。他需要你的时候，可以跪下来吻你的脚后跟，可又不让你感到他下作。相反，他一脚无情把你踢开，倒阳关三叠露出恋恋不舍的样子。他会哭着笑，也会笑着哭，他能把死人说活，也能把活人推进地狱里去，连眼皮都不眨一下。他从不落井下石，认为那样作，狗味太浓，而他，干脆连那个推人下井的人，也一块推下去，这才叫无毒不丈夫。至于拥抱你的时候，摸摸你的口袋，帮你推车的时候，偷偷拔掉气门芯，那，那都是兴之所至的小动作，不在话下了。一句话，一切从需要出发，这是他的座右铭。”他的实用主义，在这两个时期，就是凡事左三分，他为了显示自己“革命”去狠挖他老子坟，在游击队鼓动盲动以作“勇敢”状，搞土改，左得天怒人怨；以破坏实验场搞所谓的“造反”，跟老婆合计“大批判”以残害好人来紧跟……。凡此种种，他通身的政治细菌正好在左的路线上寄生。从而养肥了，发迹了……。从他个人的这段历史，我

们就不仅是认识他个人了。

建国初期，王纬宇也从男女关系上暴露也他的问题。在南方呆不住了长上了门来。于而龙对他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可是这位疏通有术的干将竟然把于而龙的女儿，莲莲弄到出外留学的门路，使这位疼爱女儿的父亲也就讲起人情来。何况他自己也想到一个副部长的位置。于是，他帮王纬宇重新安排了工作，也给自己在后来安下了无数定时炸弹。于而龙自己就琢磨过：“任何一次姑媳，一次容让，都要付出沉痛的代价。”敌人当然可恨。自己的同志总志。敌人的疯狂使斗争必然激烈而复杂。可是同志们在工作上的失误。不是增添了它的复杂性么？

马克思谈到雨果的《小拿破仑》时讲：

雨果只是对政变事件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辛辣的诙谐的署骂。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意给成了晴天的霹雳。人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过他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轻蔑而是抬举了这个人哩。

马克思批评的这情况，在我们今日的创作中也不是不存在的。一些反应十年浩劫的作品，只见血淋淋，泪汪汪，那些妻离子散家破亡的故事，谁要说它不真实。这话本身就是反现实的。可是，悲剧反衬出几个瘟神的暴；和行为似“晴天的霹雳”时，还是抬举了这几个人。我想这么说。决不认为可以忽视对他们残忍无道；利得意疯狂的形象的刻划。仅仅只写生活的这一面。对一场浩劫酿成人们悲剧性的日子。虽然也具某种真实性。终究还不是有现实主义的深充的作品。

前些天。有个二十来岁的学生见我。问“牛棚”是还关牛的厩棚？我是很难过的。他就是从小说里看到这两个字。而以形象的说话的文学作品。偏偏无法让他从中获得一个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期“牛棚”报以称“牛棚”的概念了。要了解那场浩劫更复杂的原由，背景，就更不能了。如果我们能开出一个长串作品名单，说明它们是反映这一运动的。而读者却需要象这个年轻人一样来对着作品的话，那么，不是几个作家。而是一代作家对读者，对历史负责，是不能原谅的。

事实上。也是不能这样的。生活不绝，认真，严肃，研究，反映生活的作家也不绝。国文这部长篇，也只有通过群众与时间的考验，才能说明它具有多长的艺术生命。但它提供认识生活的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力度。我这过来人也得感激他。

三

国文同志的生活底子很厚，知识也渊博。全书围绕于而龙追查芦花的死

因而出现的人物。场景，真是形形色色，作家要是没真功夫，道听途说地胡编是拿不出这么一部扎实的作品。听说编辑同志在出书前曾要求作者再将篇幅作点压缩。这种要求自然不是无理的。可是作者难以下手割爱的心情，也是不难理解的。书中的素材。作家付出的生活的积累，都是与作家有血肉关系的。彼此短与此处长。此时常常只能在作家身上并存。

生活虽然是创作的源泉。本身不能等开文学，作家加以艺术创造，就得人番创造性的。或说得有独创赚的劳动才行。有人从《冬天里的春天》的结构上讲它“奇”。怕就是指它在艺术上的创新与出新。

小说开卷就正面写芦花遭黑枪而死的场景。紧接着就跳到三十所后于而龙来查这黑枪的由来。若是沿着这条线推理下去。也就成为一部惊悚推理小说了。推理小说是层层推理。为作品中离奇的故事，人物一道揭迷。国文的小说是层层推情。为我们看到他笔下的描给生活与斗争推出的新波澜。可是，作家在这里既保留下这一悬念形成的戏剧。又推开有民在近半个世纪的开拓时代的英雄史的严酷的图景。笔墨随着于而龙在石湖的两天的行踪，因事因地因人引起的回忆，也就和现实交叉穿插地将当年石湖游击战与十年浩劫中的生死搏斗叠印相衬地表现出来。它不是西方意识流的那种结构方式。也是托而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将安娜，涅仑基与吉提，列文并列对比地分两条线写出。表达托翁的道德，幸福观。它用了我国小说不曾有过的，创新出来的结构方式。我想，也许应该叫抒情诗式的小说结构。

可以说，这部书里诗的东西太多了。依照通常的说法，“诗。是作为美。”的同意词。在这里。我却是指它的陈述方式。作家用诗的陈述方式打破小说一般常用的叙事办法，许多充满作家感情的色彩的语言。在人物的对话，独白里。有时会让作家的感情色彩的语言，在人物的对话，独白里，有时会让作家感情色彩的冲淡语言个性化的色彩。但是在此运用于小说结构上。不能不惊叹作者带有冒险性的勇敢承认效果良好。

抒情诗的结构，就是以诗人的感情结构为结构。照着这个办法，时间空间的跳跃与跨度都随着激情的流向或分或合，在多数情况下跳跃得不突兀，撮合得也自然。开卷进谈到于而龙当年凿冰捉荷包鲤鱼之后一跳几十所过去，今日他在垂钓，荷包鲤就是不上诱饵，直到负伤流血被抓上来它还不甘就缚地弹跳起来回湖，这鱼，就是于而龙的性格的象征，是现代诗讲求物我之间的“契合”所达到的象征的最高境界；动力专家是位归国华侨，在“文化革命”中妻子惨死。又不允许他致力于自己的事业而无奈地申请出国后。又出现池年石湖跟党走的老秀才郑勉之。他，年年漆一道自己的寿材准备后事。最后却是怀抱牺牲的赵亮放在里头安息。自己又不愿屈人王纬宇的淫威遭枪杀而葬身石肖。强烈的对比，没有扬此抑彼之处。全是写得一样沉痛，多处写到于而龙今日与当年在石湖遇到的问题是惊有的相似。读者也不全简单地看作巧合。若不是依照故事发生的时序安排结构。写同样的情节，同样的人物。不管它艺术如何，读者感受到的决不是作家的在作品中的立意。

国文笔墨上有功夫，又确实下了工夫。他不仅对中外名著就是对别的文学样式（如诗）也人很好的借鉴。双确实是根据内容的需要要创新，这样严于自己，严于艺术的，是很可贵的。

我们是在需要权威的时代。时代的权威当然是人民。这部作品。就是一首唱给他人的，激动人心的颂歌。对一部长篇的评价，一时之间有时确实还得看某些“权威”点头，或摇头，最终，对她最有发言权的权威，还是广大的读者，部这书上一版发行后。已经颇有反响。它不同于迎合时髦，追求“畅销”之作引起的热闹。一个严肃的作家的严肃作品。也许会在一时受到冷落。但读者和时间毕竟是公正的。要我在此书再版时作序。我还能说什么呢？除了为朋友长时间的艰辛，创造性的劳动结出的硕果而高兴。别的，都算多余的话吧！

一九八二年十月四日于北京朝内

第一章

沉沉的大雾，似乎永远也不会消散地弥漫着。笼罩着，在石湖上空，迷迷糊糊，浑浑沌沌。任什么都是看不出来。不是唧唧呀呀的桨声。船头逆浪声。和远处湖地稀疏的，不劳动人民响亮的鞭炮声。真会以为是一个死去的世界。那劈脸而来的浓雾。有时凝聚面团。有时飘洒如雨，有时稠得使人感到窒息难受。有时丝丝缕缕地游动着。似松开散天了。归前留出一点可以回旋的空际。但是，未容喘息功夫。顷刻间。更浓更密的雾团又将人紧紧裹住。

这石湖上的冬末的晨雾，愈接近天亮时分，也愈浓烈，仿佛什么生活生生的，有性格的东西。定要死乞白赖地缠住不松不放。这使得那位扶着船舱篷顶站立眺望的游击队女指导员。满脸恼怒。焦躁不安。她简直恨透了这密密麻麻不消不散的浓雾，那对明亮的眸子。无论怎样努力，也看不出三步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她现在恨不能插上翅飞上肖心的沙洲，因为情况突然间变得这样紧急。时间对她来讲。不但意味着亲人的生命。同理还修关着整个游击支队的命运。然而，老天偏偏作对。在这么大年初一的早晨。下起了没完没了的大雾。挡住了视线，辨别不清方向。而且芦苇丛中密织蛛网的河道。完全人可能搅昏了头。以致学了路。

“老晚哥，路没错吧？”

“不能。”那个俯着身子吭吭哧哧划船的人回答着。他瞟了一眼她腰间的挎着的匣枪。不由得心中一冷，那枪上的红缨，虽然已经陈旧，颜色不那样子鲜艳了。但是却在提醒他。对待这样一个简直可以说是“杀星”的女人。还是以小心谨慎侍候为宜。所以压住他那爱唠叨的舌头。只拣最简单的字眼答复她的问题。

“那你加把劲，快点划。”

“打我出娘胎，也不曾这样卖过力气。”

“你早，就应该踏踏实实地做人啦。四姐，她够可怜的。你，一个当哥的，指着妹妹养活过日子。不成材啊”

老晚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突然间。那对漆黑闪亮的瞳人逼视着这个划船的人。尽管是雾天。朦朦胧胧，但那刺人的光芒，似乎穿透老晚的心：“是他划走了我的舢板。你实说。”

“嗯，”老晚艰难地点点头。显然，他不敢对她撒谎。

“他没告诉你 去哪？”那声音听起来十分严厉。只吓得这个划船的人连一点力地说几个没有。矢口否认地晃着脑袋。

“他自然不会说给你听的。”这一点她完全相信。如果他真说出了他的去向。倒是值得认真考虑的，没准可能是引入歧途的迷魂阵呢”她又凝视着密如屏障的，挡在眼前的雾。不由得思索那个被他斗败了的对手。趁着暂时离开的功夫。竟驾着舢板先走一步。会到什么地方去呢？又有可能搞些什么名堂呢？如同这看不透的浓雾一样，难以揣摸出他的意图。池然有可能投靠敌人。判变支队，至少可以客毫不费力地说出受伤的游击队长在沙洲上的什么地方躲藏着。那是很有价值的情报。敌人正撒出许多武装特务在遍地寻找呢？立刻，她仿佛在雾里看到了这样一个场面。那个背判了革命的家伙。带领着保安团朝沙洲密林的腹地行时。企图一下子捉个活的。好去领功请赏。……想到这里。她不觉得出了一身冷汗。赶紧催着老晚。“快点再快点”。无论如何要抢在他的前头。她明白。石湖支队长落到敌人手里。决无生还之理。而且那也表明，石湖支队这一下可就真的垮了。所以她不得不咬牙，从怀里掏出那珍藏五块银元。放在老晚的脸前的船舱板下。几乎是央告地对他说：“你不会白给革命尽力的，求求你，老晚哥，帮帮我们游击队的忙吧。”

老晚起小就在石湖上载客运货。还是有生以来头一回见到这么丰厚的脚钱。真是大年初一。发了个利市。虽然嘴上说“用不着。”但那闪亮的银元，给他增添了力气。小篷船象脱弦的箭那样，飏飏地在苇丛里的河道上穿行着。

一九四七年底，一九四八年初的那个春节。就这样在石湖的浓雾中，开始了它的一天，哦，多么憎爱分阴冷的，甚至连稀疏的鞭炮声。也是喑哑的。有气无力的。好了总算快到了目地了。虽然沙洲不在浓雾中的隐蔽下。看不真切。但啁啁啾啾的鸟鸣。却透过这密密的屏障。传进她的耳朵里。这使她放下了一颗心。尽管那是怕冷躲在鸟窝里凄凄惶惶的叫声。但也表蝗了沙洲上是平静的。不曾发生过什么意外。有谁能比游击队更熟悉这片人迹罕至的沙洲呢？只要稍有一点动静，那些鸟雀就会惊起，仓皇不安地飞着，半天也不肯平息下来的。现在，沙洲上静悄悄的，静得连小鱼唼水的志都清晰可闻，她的心安了。那双清澈的如水的眼睛，出现了一丝倦意。的确，她太累了，过去的四十八个小时里面，紧张的接触，频繁的遭遇，血淋淋的白刃战，生与死的决斗，连喘口气的功夫都得不到。她回想起来，离开沙洲的这两天两夜，如同恶梦一场地过去了。一路上提心吊胆唯恐发生不幸的预感，当她跳下了船，站稳在沙洲土地上的时候，也完全消逝了。想到马上就会见面的，她那负了重伤的丈夫，想到终于搞到手的特效药，想到有足够的时间来得及转移，两天来，第一次脸上出现了笑容。

她向老晚告别，并且说：“这兴许是你一辈子头回赶了个早，真不容易，

谢谢你！”说罢，踩着湖岸边细细的白沙走了。但是，没走两步，站住了，回过头来，痛惜地望了一眼舱板上白花花的银洋，实在舍不得啊！揣在身上多少年的心爱之物呀！然而再宝贵的东西，也得让位于对丈夫深沉的爱情。只要他游击队长活着，她一个做妻子的，有什么不可以牺牲的呢？老晚知道这个杀伐果断的女人，是说话算数的，决不会给了钱又讨回去的。然而她扭回头来时的那股神色，使他懂得这五块银元的分量，于是他一块一块地拣了起来，放在手里，望着那个游击队的女指导员走进雾中。就在她向影快要被浓雾吞没的时候，他听到一条粗浊的嗓子在吼：“什么人，站住！”

老晚吓了一跳，连忙站起来，扒开芦苇看去，只见一个斜挎着勃郎宁手枪的武装特务，三步并着两步地追赶着那位女指导员。糟了，老晚由不得替她捏把汗。但是，影影绰绰地，看见了她猛地站住。车转身，手起枪响。那个正奔跑追赶的特务。好象被人绊了一跤似的。脸朝下扑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死得没有再那样干脆了。这一切，全在一眨眼的功夫里发生的。老晚瞪大了眼，痴痴呆呆望着，张口结舌，象傻了一样。然而，他刚刚清醒过来。只见芦苇丛中，蹿过来一个黑影。象一头伺机偷袭的野兽，连半点犹豫都没有。那分残忍。那分狠毒。直扑她身后。距离只有几步的近处。才朝她致命的后背开了枪。

她踉跄了两步。站稳了，还回过头来。瞪着那熠熠发亮的眸子——那是老晚终生也忘产掉的——看取这个开黑枪的一眼，然后才倒在了湖岸洁白洁白的沙滩上。

当这个天黑枪的家伙，掉转身子，偏过脸来。老晚差点吓晕过去。哦，可怕啊。是他，没有错，看得清楚，是他，老晚象挨了沉重的一棒，失神地倒了下来。

五块银元跌在了舱板上。这亮晶晶的银元。是一个女人的生命的象征啊。她象一颗闪烁强光的彗星。在那残冬的最冷的日子里殒逝了。

沉沉的雾啊。越来越来浓重了。大概永远也不会消散地弥漫着，笼罩着。

湖面上的迷雾终于开始在消散了。

三十年过去了。眼前的氛围变得明朗一些。较之早些时候。情况要好得多了。

黎明前。这位当年负伤的游击队长，划着舢板来到湖心岛上。满天的浓雾。使得咫尺之外，仿佛壁立着视线穿不透的屏障。连在船梢划桨的小助手。都瞧不清楚，好象在富有地间。只存老哥一个似的。除了乃寂寞的桨声。实在让他感到压抑因惑。这使他想起刚刚走过来的十年。大概人类在登上另一星球探险时，很可能产生这种被摒弃的感情吧？”

他后悔起这么早，冒着茫茫的大雾，钻进冷森森的石湖里来。本来，他只是做做样子。走走过场才带回一副钓鱼竿，鬼才相信千里迢迢地奔回故

乡,是为了钓鱼玩,无论说给谁听。谁都会哑然失笑的。然而,现在看来。鱼非钓不可,所以他不顾主我的劝阻,不顾自己长途旅行没有歇过乏来,劳师动众,合宅老小都在为他 位贵宾下湖钓鱼忙碌着。张罗着。以至惊动了那不小的渔村,目的倒是达到了。但也未勉太早了点。甚至此时此刻天色还自然不得太明。

现在,这位上了年纪,但并不显老的领导干部——呵。这种派头,一眼就让人瞧出来。在岛子的回弯处,物色到一块可以安身的立脚之地,便舒展开腰和胳膊,来了一套八段锦。哦,看上去,这还是一个挺结实的汉子。甚至都能感到他的关节咯吧咯吧地响。充满了力量,他不慌不忙地坐在岸边的树墩上。心想:该不会再有什么干扰了吧?说不定全是他来干扰别人安静的时刻了。譬如这回终于成功的故乡之行。他相想着笑了。于是,摸出了雪茄,先消消停停地享受一番口福再说,然而,真是败兴,火柴在上岛水的之时弄湿了。没有办法,只好把烟叼在嘴上。权当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可笑啊。他想:休看我们都是燧人氏的后代。但如今谁能掌握钻木取火的本领呢?也许物质文明使人逐步变得软弱。过去的十年,有多少骨头缺乏钙质的人。甚至好象醋泡过似的,禁不住半点风风雨雨看那个躺在舢板里仰脸大睡的渔家孩子。使他多么羡慕啊。倘若他如法泡制一下。保险会着凉感冒,波及那颗已经粥样硬化的心脏。至少要被医生,尤其是他的老伴。强迫住上几个礼拜,的医院。而且他从来不曾睡得如此香甜。服用鲁米那也不灵了。真教他嫉妒。所以这位远方来的客。天不亮就被石湖波涛吵醒了。

但是,湖水里的水族们兀自还在沉睡。至今尚半点动静,既然如此,好吧。他便俯下身去,捧水试了把脸。温馨的湖水,使他感到舒适惬意。长途跋涉的辛苦,基本上也就无所谓了。本来,他可以坐飞机上达省会。然后,再由熟人搞辆小车,送他回到石湖。那是再正常不地的途径了。他偏不,因为他这次回乡,有他自己的目的。要寻找一把能够拖拉打开三十年来旧锁的钥匙,所以他不愿意落入官方或半官方的包围之中。会硬板车。挤三等舱,一路颠簸,浑身骨头差点没散了架。才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石湖。

雾稀薄得已无碍于视线了。整个家乡的轮廓,呈现在他的眼前似乎熟悉,又似乎陌生。也许存在着相当漫长的时间差距。以致山脉的峰峦起伏,湖岸的曲折走向都发生些什变迁似的。和记忆里那从来不变的陈旧的线条。无论如何也吻合不到一块去。看来,人们是容易习惯抱残守缺的。他望着湖对岸的那个矮趴趴的,不算高耸的山头,心里禁不住涌上来一股感伤的滋味,山头上,拂拂扬扬折树木,使得他它象外长发披佛的老翁。他想起他的游击队员曾经亲昵地称呼它为鹤山老爹。三十年前,那位女指导员牺牲以后,他象折断翅膀的大雁,不得离开飞行编队。就是被人抬在担架上。告别鹤山。离开石湖,记昨吧。老爹,这位游击队长曾经暗地里向你许诺过,伤一痊愈,立即回石湖来。然而,一别三十多年,已经是六十出头的人